

論

十四之十六

憲問

衛灵公

季氏

服部文庫

117

238

5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福

十四、十六

十四、十六

衛靈公

季氏

117  
238  
5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已安民皆政

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

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

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憲問**

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為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君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荅言：邦有道，當食祿焉。可以為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為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行四者，可以為難，未足以為仁也。**馬**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為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

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為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

懷其居，非士也。**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

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

言以遠害。**孫**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汗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曰至

義曰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國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羿盪舟國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共

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羿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國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國馬曰

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

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孔曰賤

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國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

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羿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後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羿羿之不義貴禹稷  
 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此人  
 也。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宮縚  
 也。字子容。鄭註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是也。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  
 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  
 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註尚  
 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  
 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  
 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  
 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  
 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杜註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  
 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

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者  
 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婦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極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  
 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享之浞因羿  
 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即羿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  
 云羿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羿盪舟盪訓推  
 也故知多力能陸地行舟而行也云為夏后少康所  
 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  
 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  
 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是也過澆國戈翟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  
 自立為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  
 竝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  
 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

又年長已堪誘種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總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為王也云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以已比於禹稷故不荅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

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疏**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

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是不仁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未有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

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疏**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為命禪諶草創之**孔曰禪諶鄭大夫氏名也謀

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

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討治也禪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

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

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疏**子曰：至色之正義曰：此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也。命謂政命，

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

辭，則使裨諶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

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

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

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

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

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

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疏**子曰：

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

一年左傳文。此及下註，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

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

黃，能而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

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疏**子曰：至敗事，正義曰：云

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

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

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疏**子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疏**子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疏**猶詩

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疏**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



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為人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人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仲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  
疏子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注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註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疏子曰至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囊瓦為令

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疏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縈緊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疏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此

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疏孔

氏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疏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

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為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為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

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曰：

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

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

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

平生猶少時，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

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者，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能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為成人矣。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為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註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枝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

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

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

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

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

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然後笑不

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

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

乎者然如此也孔子問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

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

者乎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正義曰

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為公

叔氏諡法慈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惠愛民曰文武仲為孟氏所讎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

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

論語疏

卷之四

及五

要君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正義曰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  
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潛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公彌即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為曰紇不佞

夫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文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為其先人請也云苟守先祀無廢二勲者一勲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

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

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譎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義曰此章論二霸之事

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  
 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  
 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  
 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  
 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  
 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  
 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衆入京師以  
 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  
 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謙強  
 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  
 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  
 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  
 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  
 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  
 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獵

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夫其  
 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  
 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  
 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註云包裹  
 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  
 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  
 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  
 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  
 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涉  
 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  
 字或爲菹菹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  
 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  
 合吾流

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菁菁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日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註**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

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註**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註** 子路至其仁正

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口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口言管仲未得為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口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又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註** 孔曰至

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註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了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命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

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至于

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

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

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子貢至知也正

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

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為相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為子貢說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在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為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為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不當死馬曰至天下正義曰云匡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

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於也大夫僎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



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諡為文矣以諡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

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

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為而國不亡

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

各當其才，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真

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子曰：其言之不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作怍慙也。

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

甚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

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

語之而止。陳成王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

四年齊人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

齊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弑其

君，請往討伐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

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聞夫

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言

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

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

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

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

之而止。案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

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

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

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而犯之，正義曰：此章言事

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為下。子曰：君

小人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

本為上，謂德義也。末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

義，小人達於財利。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復而

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

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傳無文也。

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此章言古今之學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則能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人也范曄云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子曰伯玉

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

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子曰。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也。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疏子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不暇。疏子曰。不暇比方人也。疏子曰。貢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

方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務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其不皇本作已無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疏王曰。徒患已之

無能。疏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正義曰。此章勉人修德也。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但患已之不能。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疏子曰。先

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疏子曰。不逆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人者。具不信之人。以非賢者以詐偽。故先覺者非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疏

疾

論語

卷之四

及古階

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固陋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也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孔子答言不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

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

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直報怨以德報德

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撓故問孔子曰以恩

德報讐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

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

法言當以直道報讐怨以恩德報德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尤人亦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

子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

論語

卷之四十九

及古階

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

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為莫知已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已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尤人者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夫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

也子服景伯以告

○

子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

子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

鄭曰吾勢力猶能辨

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

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子路乎○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註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註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註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

子曰賢者辟世

註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註馬

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註孔曰色斯舉矣其次

辟言註孔曰有惡言乃去

子曰作者七人矣

註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疏子曰至人矣正

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註孔曰色斯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文也註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蕢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與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闢人也。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曰：言孔子

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記隱者晨門之言也。子路

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

開閉門者，謂闢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

門，夙興為闢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

者。子路答闢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者？晨門問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

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

東西，彊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遂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

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

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

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

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子擊

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

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

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於

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

擊磬之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者，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蕢者，

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察其磬聲已而言曰：可鄙賤



哉。碎碎乎，無人知已。此碎碎者，徒信已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勉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已，知其不可，則不當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蕢者，譏已，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不以為難，故云無難也。蕢，草器也。有謂蕢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包曰：至不為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寒裳也。衣涉濡禪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馬曰：已，百官以聽。**

**於冢宰三年**

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

畢，然後王自聽政。

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章論天子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者，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周書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也。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答言，何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甲。然後王自聽政。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第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

不言之意也。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禮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考案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註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

得禮宰。啜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晉叔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識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入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

言言項 卷之四 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  
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  
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  
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  
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  
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曰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敬其身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

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 孔曰病猶難也 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

路問於孔子為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  
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  
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  
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  
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  
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當脩己  
以安天下之眾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  
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  
舜之聖其猶難之况君子乎

原壤夷俟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

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為賊 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 孔曰叩擊也脛脚

脛 原壤夷俟至其脛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  
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

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  
 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  
 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於長  
 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教則為  
 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脚脛既數責之復以  
 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  
 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  
 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蹲也蹲即坐  
 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  
 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闕黨童子將命

**註**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人者

**註**

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

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疏**

闕黨至者

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  
 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  
 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  
 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求  
 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人者孔子答或人言  
 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  
 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今吾見此童  
 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  
 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衛靈公第十五

疏

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註

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

註

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註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

疏

衛靈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

論語疏 卷之五  
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  
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五百人為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  
為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  
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  
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  
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  
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  
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  
非輕甲兵也。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  
虞氏以椬，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鄭註云：椬  
斷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斃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  
周禮謂之距，楨之言根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  
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邊豆大房。又曰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楬無異物之  
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其委曲制度備  
在禮圖。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正

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曰：從者弟子

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

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濫也。

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為非。

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厄於陳也。明日遂行者，  
既答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  
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  
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  
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

論語疏 卷之五 二

故愠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亦豈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

一以貫之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子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于貢文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

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答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謂之少於知德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

論語流

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

言言正  
土者以平能及故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  
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  
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言任官得其人故無  
為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  
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  
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  
其人故舜無  
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

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

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在輿則若倚車輓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

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  
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者孔子答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  
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  
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與是車輿也衡輓也言  
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  
倚車輓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  
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  
鄭曰至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  
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紳大帶正義曰以帶  
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  
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



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孔曰衛大夫史鮒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子曰至懷之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史鮒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鮒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

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政故亦常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曰

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也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

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

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子貢至仁者正義曰此章

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問仁先為設譬也若百工欲

善其所為之事當先修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器

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

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馬曰殷車曰大輅左

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

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

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顏淵至人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為邦者為猶之治問治

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答

以為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

月為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

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

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

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

孔注惑人心者其本東涯皆作惑  
右御庚集學本朱字標古見

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辨佞  
 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註馬曰至儉也正義  
 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云  
 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  
 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  
 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周禮巾車掌  
 王車曰路鄭玄云王在馬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  
 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云左傳曰大輅越  
 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路  
 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  
 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為玉路今所不取  
 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備者冠  
 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  
 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  
 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  
 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  
 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

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  
 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  
 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  
 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  
 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  
 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  
 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  
 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  
 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  
 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旒有五  
 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  
 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  
 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  
 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前後  
 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焉  
 蓋以纁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  
 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

言言正  
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  
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者黻纁黃  
縣也秦今禮圖袞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黻纁諸  
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黻纁塞耳欲使無為清靜  
以化其民故  
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  
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備  
豫不虞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  
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  
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  
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  
舉與立於朝廷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責已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  
何也言凡事自責厚薄  
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是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

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子曰不曰如之何

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

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未無也若曰奈是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曰小

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子曰羣居終

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

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包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

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無聖人之道不患人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

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疏**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已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

**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

**疏**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此章言君子不以言舉人常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常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疏**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此章言君子不以人廢言正義曰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常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疏**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章言人當恕已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言人當試已而後譽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言人當試已而後譽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言人當試已而後譽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言人當試已而後譽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言人當試已而後譽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言人當試已而後譽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註**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註**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

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疏**子曰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

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註**孔曰巧言利口則

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疏**子曰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舍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註**王曰或衆阿黨

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疏**子曰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衆所惡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為衆所好亦不可即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

黨比周故不可不察。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眾好之也謂眾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比周杜註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此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為善惡之名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對故觀文為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也未

論語疏 卷之五 十二 及右闕



必皆得祿大判  
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

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子曰至善

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

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子曰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飶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

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

人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

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

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

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

雖所以養人若履踐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

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

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言行仁急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

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

若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

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疏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

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

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

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

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註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

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

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註也

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共職事必有勲績而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

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不煩文豔之辭

則足矣不須文豔也

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

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

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見替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

言詩疏 卷之十五 漢古階  
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五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國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

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  
 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孔子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  
孔子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孔子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

常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夫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子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孔子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曰：國

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  
 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包曰政教均平  
 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  
 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曰干  
 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註]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註]李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  
 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

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  
 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  
 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為季氏  
 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  
 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  
 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  
 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  
 臾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  
 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  
 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者言顓臾已  
 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為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躓。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焉。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為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為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櫝。置也。虎兇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置以藏之。若虎兇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置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若有關。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顛與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顛與。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

後世必為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顛與之意。故又呼冉有之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夫曰。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為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為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人。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來者。則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

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  
 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  
 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  
 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顯也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蕭也  
 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也  
 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  
 氏之禍因冉有言顯與後世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  
 季孫之憂不遠在顯與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  
 臣陽虎果囚季桓子註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顯與  
 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  
 句緄與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  
 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顯與在泰山南武陽  
 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也言此顯與始封為附庸之君以國事附  
 於魯耳猶不為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  
 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顯與已屬魯為臣故  
 曰當時臣屬魯也註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  
 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  
 祠顯與國在蒙山下註曰魯七百里之封顯與為附  
 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千  
 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  
 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  
 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顯與為附庸在此七百  
 里封域之中也註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  
 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註馬曰至過  
 邪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籠也一曰  
 圈以藏虎兇爾雅云兇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  
 斤說文云兇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  
 曰兇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  
 云犢匱也者亦說文云也註孔曰于楯也戈戟也正



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施紛以持之孔註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干杆也竝之以杆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子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子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

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

孔子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無所非議孔子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為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為臣故謂家臣為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令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為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為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

**註**孔曰至侯矣正義曰云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書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為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伋立是為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一年卒於乾侯是也

**註**孔曰至所囚正義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為五世也。云為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

皆衰。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

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為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

**辯**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

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

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

佞者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佞巧辟人之所忌以求

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說色以誘人者也便佞

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

之人為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管禮樂** 動得禮樂之

**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子恃尊

貴以自恣**樂佚遊**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 損

**矣** 孔子至

**矣** 孔子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

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

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

為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

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

者謂好沈荒淫瀆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沈

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

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荒者廢也謂有

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為過差也瀆

者嫫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周** 子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周** 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周**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在得，自少及老，有三種

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周**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侮之。

子小人傲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

論語疏 卷之六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  
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  
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  
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  
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  
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  
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  
不行也○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  
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命  
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  
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  
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恢疏故不知畏正義  
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  
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直而不肆故狎

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孔子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孔子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

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屈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孔子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論語疏 卷之六 十一 及右闕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至思義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觀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觀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

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子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馬曰首陽山在

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與正義曰此

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曰**：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

**曰**：孔子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言。鯉退而學禮。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曰**：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詩為禮。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禮，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與曰：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



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充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為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

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

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雅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以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